

八方英豪會成都

中央軍校的邊疆學生

張儒和

讀「中外」一五九期白宏毅先生「中國的回教人」一文，引起我四十年前在成都中央軍校，帶回教學生的一段回憶。當時正是抗戰最艱苦的歲月，全國同胞在偉大領袖 蔣委員長的號召下，全民抗戰。邊疆同胞不肯後人，從塞北的蒙古，西南的康藏，都參加了抗戰的行列。天山南北的新疆，川滇黔桂邊區的苗回夷黎，也紛紛請纓抗日。

中央軍校是革命的洪爐，邊疆青年投考或保送入校的頗不乏人，但大規模的訓練那時在成都軍校還是首次。我不是回教人，有幸參加這次招訓，做一個基層幹部，和回教青年們切磋琢磨甘苦與共，相處一年多，深深體會我中華民族的源遠流長，真是一生中難得的際遇，今天寫來不禁有白頭宮女話當年之慨！

百餘青年來自邊疆

抗戰開始，中央軍校遷到四川，入伍生團在新都，轄三個營，訓練空軍、軍需、軍醫、兵工、測量學校的入伍生，民國廿九年三月又成立了第四營，轄第十三連到第十六連，當時我在第一

連訓練軍需學校入伍生，剛結訓不久正好休息一下，忽然奉命調第十三連，要接收即將招到的邊疆學生，帶着好奇和一腔熱忱，在新都寶光寺營部報到，營長是劉文雋中校，十三連連長是錢達銓少校，我是連附兼排長，另一位排長是同期同學章維亞，還有一位是西康巴安籍的楊宗漢。排附中董朗心和陳維垣剛由十四期畢業（二人現均在台少將退伍）。另一位排附王成貴是西康冕寧人，指導員尙未派。

四月一日全營由新都遷往成都皇城壩舊四川大學校址，到後不久，錢連長他調，新任江連長從西康招生回來，他是西康藏族軍校八期學長，名字記不起來了。他招來康藏學生一百多人，連同已報到的蒙古西藏學生，分編成第十三、十四兩連，程度都還不錯。這時候我又調到第十五連當副連長，接收一批四川雷（波）馬（邊）屏（山）和西康冕寧、越雋的夷族學生，是川康兩省保送的，夷族舊稱保保，在川康高山地區過着原始生活。

這批學生程度參差不齊，少數讀過書或做過

事，大多數不識字，不懂國語，年齡也由十三歲到卅三歲，相差一大截，穿着很奇怪，身披大毛氈，耳穿大鋼環，這一連算是最難帶的學生，幸好把王成貴排長調來，他是西康夷族，語言不成問題，但管教也很費力。接着第十六連的學生也陸續到來，主要的是新疆、甘肅、青海西北一帶的學生，回教徒居多。新疆籍的是麥斯武德和堯樂博士所保送，來自土耳其、阿富汗、印度等地。甘青兩省則是省政府選送的，後來貴州省政府又送來卅幾個苗族青年，也編入八十六連，兩個多月先後招到四百多人，隨到隨收，先到先訓。

六月一日正式入伍，六日開訓，皇城壩上國旗飄揚，歌聲響亮，學生戎裝整齊，也配發了步槍，每天出操上課，尤以生活教育和精神教育為重。開訓沒多久，學生已由不同習俗的散漫生活，漸漸納入正規。入伍是軍人生活的開始，對這些邊疆青年則是新生命的開始。

不懂國語須用翻譯

六月六日開訓，開訓典禮與校慶在十六日同

時舉行，全營由皇城壩到北校場校部參加閱兵，剛才始入伍的學生，隊伍很像樣子；行軍途中高唱軍歌，令人刮目相看，沒想到兩個月前那些招搖過市的「蠻夷」，竟成了雄赳赳氣昂昂的革命戰士。

這些學生大多數不懂國語，教課要用各種語言翻譯，有的由隊職官担任，有的由同學自己翻譯，也担任助教，教起來真是煞費苦心，如鷄孵卵，如爐鍊丹。三個月的入伍幾乎都是生活教育，不准打罵，嚴禁體罰。絕對尊重宗教信仰，不良的習俗慢慢糾正，如同教廚房的隔離，禮拜時間的安排，翻譯用語的顧慮等。但也有很難被接受的地方，如夷族學生初來時的換裝理髮便大費周章。夷族男子在頭頂上留有一塊三寸寬四寸長的髮蓋，叫做「天菩薩」。說一輩子都要供奉。入伍要剃光頭，要他們剃掉「天菩薩」真比登天還難，大有要髮不要命的精神。費盡了唇舌，用盡了方法，把開明一些的學生說動，乘着夜晚理去，再各別勸說，各個擊破，一百名學生用了一星期的工夫，到後來最頑固的幾位「黑骨頭」也剃了，剃下來的頭髮各自保管，以備將來供奉，這「天菩薩」剃頭風波雖非驚天動地，大家都說這是十五連最難剃的頭。

「黑骨頭」是夷族中的貴族，「白骨頭」又叫「娃子」，是奴隸的意思。雖然都是夷人，却有貴賤之分，而其分別在穿耳孔與戴耳環。連上王成貴排長是夷人，但夷族同學就不大聽他的，據說是「白骨頭」出身，勿怪乎「黑骨頭」就輕視他了。另有一位十期學長嶺光電，在川康邊區頗有地位，是「黑骨頭」土司的後裔，且受劉文

輝的培植，那時已做到大隊長，學生提起他來都尊敬，剃頭的時候會把他的大名搬出來，發生不少作用。

回教同學早晚要禮拜，每星期五還要到清真寺去，一年一度的「齋月」，還特別為他們安排調整作息時間，麥斯武德和堯樂博士也常來校慰勉維吾爾同學。那時麥氏常往來成渝，堯氏則住在成都，對這些同學都十分關切。回教同學增加副食費就是他們兩位出面爭取的。

入伍三個月不放假，是軍校的老規矩，三個月後開始放假，可以單獨外出，他們初到錦城看見什麼都新鮮，到處遊逛，語言又不通，真有迷路走不回來的，學校只好編組帶隊上街。成都市民知道軍校邊疆學生放假了，也都高興與他們接觸。有的學生真富，隨身掏出一塊麝香或熊胆就賣不少錢。也有帶金塊銀元的，窮一點的有軍校發的餉也够用了。

九月一日又舉行一次編連測驗，按程度分班，第十三連最好，十四連的學生也能懂話，最後兩連就完全靠翻譯了。編連後教育更進一步，國語文課、政治課、普通學課程都分班分組施教，學生也多能認真學習，入伍教育實際是普通學科的補習教育，軍事課程很少。學校原期望他們入伍期滿後能升學，但還是程度參差，無法接受正規軍事教育，遂在十二月中旬，舉行一次入伍期滿測驗，決定成立軍官預備教育班，再行一年基礎教育，十二月底入伍教育乃告結束。

預備教育課業特別

軍校在成都本校除正期學生總隊（當時在校的有十七、十八兩期）外，尚有高等教育班，軍官訓練班等班隊。對這些邊疆學生都不適宜，學校依教育目標和對象，特成立軍官教育預備班，顧名思義這是一種預備教育，和現今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性質相同，祇是在抗戰時間教育期限較短，教育對象和目標不同，用意却極深遠。學生經過半年入伍教育，大多數能自動自發的接受教育，不像初來時那種半強迫式的訓練了。也有少數學生因程度太差，體格太弱而退學，分別返回原籍。邊疆地區的首長，深感邊疆需要黨政幹部，故都贊成加強學生的訓練。如蒙古的德王，新疆維族領袖後任主席的麥斯武德，青海的馬步芳主席等對學生都時有接濟。

學校計劃完成後，軍官預備教育班於三十年元月一日成立，轄四個隊，幹部略作調整，班主任由邢文雄上校担任，原來的營長劉文雋改任副主任。教官陣容加強，普通學總教官由留法的張學琛出任，教官有蘇明山、胡朝冕、黃楚裳、陳強立、張天民、王玉峯、劉宗烈先生等人。教數學的李光恆先生已六十多歲，仍由城外步行到班上課，他教學熱心，極受學生歡迎。

本族語文有教蒙文的汪濟之先生，藏文李全福先生，都是中央政校、蒙藏學校畢業的。教回文的哈的爾先生是土耳其大學出身的回教教長，只有夷文苗文沒有人教。夷文還是原始的象形文字，也不够用。苗文已有羅馬拼音，這兩種語文都改授英文。國語文多由隊職官担任，我和指導員賈魁棟分担程度最低的兩班。賈君河北深縣人

，師大畢業，曾任校長督學，教學熱心，深受學生敬愛。隊長孫楞楞喜好美術，兼任繪畫和音樂，以隊長而兼教音樂美術，可說是寓教於樂了。至於軍事教育課程則極少，每天僅早晚有基本教練和運動而已。另外還有體育衛生等課，真是德智體羣美五育並重，其嚴格不亞於今日的中正預校，在抗戰期中，對邊疆青年這樣大規模的訓練，除中央政校在渝設有邊疆學校外，可說是絕無僅有了。

預備教育分兩學期，第一學期元月七日開始，期中曾參觀新津機場，灌縣都江堰。五月三日舉行入黨宣誓，全體加入中國國民黨。六月十六日校慶運動大會，同學參加競賽，奪得摔跤、拔河、越野賽跑等項冠軍。第一學期終了，又按成績調整一次班級，進步者多，國語都能聽和講了。七月七日第二學期開始，八月間軍訓部派員校閱，軍政部白部長崇禮亦來訓話，白氏為回教人，訓話中沒有提及伊斯蘭教義，但極受學生的崇拜。

十月七日，全體同學參加本校黨義測驗及論文演講比賽，成績還不錯，回文組前三名由本班包辦，講演也上了名，國語文比賽雖差一些，已是難能可貴了。十二月初舉行第二學期期末考期，大家都很努力，其認真較正期生尤有過之，校方贊許備至。三十一年一月畢業典禮，畢業生三九九人，升學十九期學生總隊的過半數，其不能或不願升學的都領到畢業證書和校長頒贈的佩劍，分別返回原保送單位了。

畢業考前夕，日本偷襲珍珠港，爆發了太平

洋大戰，學生們興奮異常，紛紛要求參加抗戰，經多方勸導，才分別升學和分發回籍。學校原計劃續招第二期，並已選派招生人員。我當時被選派去西康，學生都歡迎我去，後來不知何故遲延未定。我急於下部隊參加作戰，趁學生畢業請了長假，北上轉赴皖北，臨別之前學生尚未離班，大伙為我送行，大碗喝酒大塊吃肉，醉了多少次，才依依惜別。

辦理伙食很費斟酌

我國地方廣袤，民族源遠流長，民國成立雖稱五族共和，實際上大小民族部落不下數十，我不是民族學家，也沒對這方面下過工夫，但是在軍校帶邊疆學生，却體認了中華民族的偉大。軍預班四百名學生，可概略分為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、維、哈、康、戎、夷、苗、黎等十二個部族，就以回教來說，又可分為新疆的維吾爾、哈薩克、蒙回、藏回、漢回等，我們編隊的原則，一是尊重生活習俗，二是尊重宗教信仰，第四隊就是這樣編的，一區隊是回教，二區隊是苗黎，三區隊是夷族，回教和苗黎文化水準較高，夷族同學的程度較低，年齡也相差懸殊，最大的比我還大十歲。因為尊重生活習俗的緣故，所以隊上的伙食不得不分開辦。一個連隊分開二下開飯，兩個廚房，兩個飯廳，還有宗教上的禁忌，弄得井水不犯河水，要多困難有多困難。大教人數多，還可以養豬種菜（這也是生活教育之一），小教人數少，就不容易辦了。我是副隊長負有管教養衛之責，義不容辭，祇有參加回教伙食團，督導辦

伙。在那一年當中，我自己也成了「回子」，除假日外出「開齋」以外，都在回教餐廳共食。學校顧慮邊疆學生飯量大，每人每天多加二兩米，這樣還有吃不飽的。有一位同學說他入學以來就沒吃飽過，本來以肉食和麥麵為主食的，改吃大米蔬菜就不習慣，吃不飽肚子却是嚴重，我們為試驗這位同學食量究竟多大，特把一桌六人的菜飯讓他獨享，結果他吃完了拍拍肚皮說：「這還差不多。」這件事傳遍了全隊，成了笑談。

回教伙食另加副食費，所以每天都有牛羊肉吃。成都皇城壩附近是著名的回教區，採買方便。隊上學生中有數位回教中的阿訇（音洪），除去每天早晚領導學生禮拜以外，還對廚房加以監督，因為怕伙伙不乾淨，殺雞鴨時更加阿訇主持，動物的血是不能吃的，用具也特別清潔，與大教廚房不相往來。

有一次過仲秋，我們已注意到閉口不談殺雞子的故事，以免刺激蒙回，但百密一疏，大教廚房加菜盤子不夠用，採買向回教廚房通融，商借幾隻大盤子用，不慎盛了血類的菜，被阿訇知道了，認為不潔，對回教不敬，大興問罪之師，幾乎打起架來，我趕快出面勸解，先責備大教的採買，要他道歉承認是無心之失，絕無不敬之意。對於已用過的盤子用碱水徹底洗淨，如仍不滿意就買新的賠償，結果兩下和好，消除一場誤會。

新疆同學擅長做一種「抓飯」，是用炒好的肉菜乾果之類加水和水蒸煮，蒸好用手抓起來吃，營養好味道也美，祇是用手抓着吃不大習慣。我在回教廚房搭伙一年，從來沒有違過教規，齋

月中白天教友禁食，我也沒吃過東西，至於清真寺我也進去過，但不做禮拜。

國語文我由注音符號教起，用小學生的國語課本，後來教到詩文，一年之中進步很大，許多同學都能看報了。他們上本族語文課，我也常去聽。教同文的哈爾先生是維吾爾族教長，五十多歲，穿西裝戴回教小帽，很神氣，除上課教書外，常到隊上來，和我們相處很融洽。另一位是我同期同學穆維新，是麥斯武德的侄子，他畢業後留校任區隊長，後去新疆工作，幾乎被盛世才殺害。有些學生是他招來的，這時已在西北長官公署工作（穆維新於卅九年來台，後因病逝世），還常到隊上來。我與回教同學共處一年多。耳濡目染也瞭解一些回教習俗，不能自稱進教友，也和天主教的「慕教友」差不多了。

邊疆歌舞拍成影片

「掀起妳的頭蓋來……」這首邊疆歌曲，大家耳熟能詳，新疆舞、筷子舞早已成土風舞的主流，現在這麼普遍却不知當年如何興起，其實就是從軍校邊疆同學中唱出來，跳起來的。邊疆同胞對音樂舞蹈都喜好擅長，可說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部份。當時學生操課之餘，康樂活動亦不少，除去校方的話劇電影，學生也表演歌舞，各隊相互觀摩，經常應邀到各處去表演，頗受歡迎，在成都可說小有名氣。

三十年夏天，成都青年會舉辦愛國獻機同樂會，一連三天都邀請同學去表演，節目經過一番安排，除了有摔跤、武術、特技之外，所有各地

的邊疆玩藝兒都搬出來了，蒙古同學的牧人舞，豪放雄壯，新疆同學的歌舞，曲調和現在大家唱的一樣，歌詞還未經譯出。一位同學艾銘新，年方二十，英俊瀟灑，和一位化裝維族女郎的伊敏同學，跳起舞來節拍緊湊，他倆的頭部都能左右平行移動，表情逼真，配合着全體同學的歌聲，真的動人。

此外，西康的「巴安絃子」，四川松潘的「嘉戎酒會」，無不絕妙。還有夷族的口琴，是一種用竹子做的樂器，伴奏着大隊的舞蹈，生動又活潑，至於苗族的跳月舞，傳統的和新編改良的不一而足，都一一上演了。每晚演出兩小時以上，同學們跳的歡，唱的樂，觀眾也一再安可。雖然是大伏天，跳舞的同學都穿着皮襖跳，主持節目的同學逗趣說：「看哪！我們同學穿着皮襖跳舞，熱情多麼奔放！」那個歲月，別說冷氣，電扇也沒有幾台，同學們縱然汗流浹背絕不叫苦，台上台下，獻舞獻金，熱情打成一片，獻機的成績着實可觀。我們的邊疆歌舞在成都大行其道，漸漸流行到各地，可以說是民族舞蹈的濫觴吧！

邊疆歌舞提倡和推廣不是我們的事，我們僅是課餘「玩票」而已，但已廣受各方矚目了。獻機公演後不久，中國電影製片廠來校交涉，要拍一部有關民族團結抗戰建國的影片，校方要我們籌備全力支援，劇本和導演都記不得了，我們負責供給學生演員和服裝，把各族的本來面目都搬出來，祇是「天菩薩」沒有了，不便再讓它長出來。各族生活背景都有描寫，維吾爾同學特色多，鏡頭大，邊疆歌舞自然是一大特色，艾銘新和

伊敏都成了「明星」，而全體同學拍攝從軍報國的大場面，尤為感人。這部影片命名為「民族萬歲」，沒有職業明星，都是學生演員，製作成本不貴，意義却極重大。攝成之後看過毛片，還補了些鏡頭，但後來一直未見上映，據說是拷貝在重慶被炸焚毀，費了許多心血的鉅製未能問世，使邊疆同學大為失望，也是抗戰史實的一大損失。

大陸隱伏抗暴火種

四十年前的往事，被白先生一篇「中國的回教人」勾起回憶，在台灣的邊疆同學還有幾人，在海外的也有不少，尤以中東各國為最。在大陸的散佈邊疆各地。中共政權倡言民族自治，成立許多自治區籠絡邊疆同胞，但西藏的抗暴，新疆的動亂，處處都是烽火，自然少不了邊疆同學的參加和策動。在長官董寶賢、沈遵誨、劉宗烈諸先生想還記得邊疆學生在校的前後情形。堯樂博士已逝世數年，其哲嗣堯道宏先生或還知道一些，分散多年的同學希望能恢復連絡，砥礪策勉發揚黃埔精神。我原存有軍官預備班同學通信錄一冊，和同學們用各族文字寫贈給我的字屏，都在六十三年陸官校五十周年校慶時送給校史館，拉雜寫來有些是參照通信錄的大事記，再憑當年日記作此野人獻曝，對抗戰史實或許有些貢獻吧！

六十九年七月一日起赴美前草成

訂閱中外雜誌及中外文庫
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